



### 南荷北佛

## 清明之上，为谁而等

周天红

一只小山鸡抓了个正着。还有一只花蝴蝶，来来往往，有些茫然，不知要站在哪一朵花上。

我常坐在城墙上，一坐就是大半天，发呆，不知所以。但我的内心，是在等一个人。

那段日子，外出找工作，成了父亲的心事。三天，五天，后来大半年才回来一次。我坐在城墙上，比家里的任何一个人，都能第一时间看见父亲，看清楚父亲手里提着什么东西，有没有自己爱吃的糖果饼干。

我坐在城墙上，时常失望，只到太阳落山，一个人依依不舍，冷冷清清离去。

我尝透了等待的滋味，用只有八九岁的心灵去尝尽人世最难言说的东西，等待。

老家，那是个相当偏远的自然村落。整个村子里，曾有着一百八十多号人，热闹哟。割青草、打猪草、上山捡柴火，半大不小的娃就是二十好几个，一路出村，像鸭棚子的鸭儿满山遍野都是，山上山下都闹翻了。

现在就只十几个人了，全是老人、妇女和娃。冷清、孤独和等待，充满了整个小小村子。

刘大婆每天都去那棵黄榆树下，等她的小儿子回来。十年了，小儿子音讯全无，留给她的，只有等待。刘大婆的眼睛就要瞎了，她的小儿子还是没有回来。

直到她离开人世，仍然只是一个人。谁也不会

也不敢告诉她，其实，她的等待已经不必再等待。就在她小儿子外出打工不久，在一场事故中，人，早没了。

隔壁邻居的张小二，有人逗他问他，你最想要什么？他脱口而出，我最想要我爸我妈回来陪我。好多时候，邻居亲戚听到张小二说这句话时，再也不能多说出句，眼圈莫明其妙就红了。

小孩子出生才三个月，父母就就陆续外出打工谋生活。张小二由奶奶一个人养着。娃都八岁了，对父母亲的印象，只是电话那头的几句声音。如果，如果有一天，张小二真的等到了，他父母亲真的能站在他的面前，也许，他能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请问，你们找谁呀？

只是，这一切都是假设了，张小二再也不能等到父母亲站在自己面前。他父母亲在外早就各奔东西，各自成家，小孩子们都有一堆了。谁还顾得上谁呢，一切你就等吧。

对门的傻姑真是傻。这句话，在村子里流行了好一阵子。男人外出了，她一个人在家照顾七八十岁的公公婆婆和两个娃，起早摸地干活。三十出头的公，看上去像五十多了，村子里还有人不断在耳朵边说着风凉话。你男人在外乱搞了。你男人和那个女人好上了。你男人那么久不回来怕是不要你了。

傻姑不说话，成天忙活着地，照样过着自己的日子。不久，她男人回来了，找人把三间土房屋推了，

### 九州论剑

## 饱含家国情怀的民俗大节

荣光友

清明扫墓时，依旧春寒料峭，且要吃冷食，有些身体羸弱的人禁不起这样寒冷。为防冷食伤身，古人兴起了踏青、放风筝、荡秋千、蹴鞠、插柳、斗鸡、拔河等活动，以晒晒太阳，活动筋骨，增强抵抗能力。如此一来，就使得清明节既有着追思先人的蕴藉情怀，又有了赏春游乐的清新景象。

清明的追思怀远，如今提倡环保扫墓，点香烛、烧纸钱应改进为敬献鲜花的庄重仪式。

人们纪念先祖、缅怀亲人，感恩先辈赐予血脉，祈祷先人保佑后人等等，归根到底，体现了人们对生命的敬重，对已故前辈的感恩情怀。作为个体的“人”来说，每一个人都是由父母生养的。我们从先辈那里传承了家族的基因，鲜活的生命里烙下了家族的印记，更为重要的是，我们还肩负着家族生存发展的崇高使命等等美好愿景。

### 大运之河

## 油桐花开

杨盛民

我读小学时，父母让我们三兄弟到自家的山坡种了一大片油桐树，那是为了补贴家用。

油桐树的生命力特强，从不择地势，不嫌贫瘠，在冬季挖一个坑，放上两颗桐油籽，来年开春就看到破土而出的幼苗。不用施肥浇水，三到五年，油桐树长得像村子里的小伙子一般墩实健壮，像村姑一样的质朴清纯，枝繁叶茂。

春天，油桐花开的时候，我们就结伴而行，徜徉在花下，快乐时光在花间流淌；夏天，在地里干活汗流浹背时，油桐树下就成了避暑歇息的好地方。若是渴了，摘下一片油桐叶，折成一个锥体的碗，去水井那里享用清澈甘甜的山泉。

到了秋天，油桐熟了，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。父母没有零用钱买文具和零食，我们就去山坡上，把油桐果打下来，背回家里，堆在潮湿些的角落。等它的壳变软，用手剥开，尽管双手被染得黑不溜秋，但心里那个高兴劲儿一点不减。剥出来更多的油桐籽，就拿去集市上卖钱。用这些私房钱，我们逛街，看电影，买铅笔本子，买油炸饼、瓜子、水果糖解馋。这个时候，才是我们的“奢侈生活”。

秋天的油桐树叶，很皮实和宽大。当地人喜欢用它来包包袱，我们称之为“油桐叶兜”。父母做的油桐包，包有红豆，外裹一层黑芝麻，真可谓五味扑鼻，香甜细腻，油滑清香。蒸馒头或者馍馍，父母总

### 流年

## 同学喻爱群

曾德凤

与懂事且成绩好的女儿，她也是一脸的喜乐。她工作之余，乐于做丈夫的秘书，替他打字整理论文、书稿。后来，他们调入首都师范大学，带着女儿去了北京，湖南师大的房子仍留着。

中午吃的是辣椒炒肉等几个家常菜。饭后，他们赶着回北京，我们把他们送上了车。临行，她摇下车窗玻璃道别，很是不舍的样子。我只当是平常的送别，没有多想。

几个月后，我们一家到海南三亚旅游。一天晚上，在一家餐馆的露天楼顶就餐。三亚五月的夜晚，明月，海鲜，让人很是愉悦。这时，一位很久没联系的高中女同学来电话，向我打听喻爱群的电话号码。

我猜想这个女同学可能是想找喻爱群办什么事的说，说查一下便给她回音。挂断电话后，我便给喻爱群去了个电话，说是女同学要你的电话，告不告诉她。她说告诉吧，我说好的，没有多想，闲扯了几句便挂了电话，没有感到有什么异样。之后，我把号码告诉了那个女同学。

建成小洋楼。男人说，老婆在家这些年吃苦了，自己从此不再出去，就在家理俩人一起养老人照看儿女，过几天安逸日子。

那话，让村里好多人谈着都羡慕得流口水。傻姑有福。傻姑不傻，她的等待是真心的，也能换来另一颗真心。

岁月人生，人人都等待过，痴痴地等待过。等待长大，读书，工作，买房，结婚，升级……

世间之上，很多事情，如果不能逆转，就只能等待，痴痴地等。比如公交、假期、朋友、亲人、相爱、相守、相知和离别，对他、对你和对自己，最好的一切，只有等待。

“等待，永久地等待，树叶绿了又黄，你还没回来”那首歌，有些忧伤，但句句都能唱在人心坎上。没有比自己更高的山，没有比脚步更长的路。

只能等待，在时间和空间的间隙里，用自己的努力去努力等待。

很多时候，那些夜晚，那些乡村的故事，从脑海里跳出来。那道断墙，那些蝴蝶和蚰蚣，那些老人、妇女和娃子，一串串成为画面，更能成为自己追寻和等待的最好理由。

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人事纷纷，人事已分，清明来临，想一想，我还会为谁而等。



苏轼短文《记梦参寥茶诗》说的参寥，是僧人，名道潜，常与苏轼等人诗文唱和。

一日，苏轼梦中浮现参寥所写诗：“寒食清明都过了，石泉槐火一时新”。

寒食忌烟火，这人人皆知，作为文学巨擘，苏轼关心的诗句是否合乎现实，他对“石泉”之心不解。

参寥梦语回应：“俗以清明掏井”，而石泉指的是井水。

古人有清明节掏井的习俗。他们真讲究，天清气爽之际，还不忘给日日饮水用的井剔除尘垢沙泥。

井的历史可谓久矣。河姆渡文化时期，先民已开凿出深几尺的水井，粗糙简单。不过，越简单越与烟火气离得切近。因潺潺清水的滋养，谷粟得以繁衍。

古语说，民以食为天。不要忘了，百姓也是以井水为生的。一口水井，与百姓息息相关；一口水井，维系了邻里和睦，关乎乡村繁衍。井水兴，则礼仪兴。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”，则是其生动的生活写照，纯净温厚，平和坚韧。

一口水井，还孕育发展了深厚广博的井文化，井田，井然有序，市井，井赋……繁复多彩。

时值清明，古语云：万物生长此时，皆清静明洁。时隔久了，水井难免淤积泥沙，若不掏井，水垢丛生，人畜饮用非生病不可，谷粟也不能茁壮。

我未见古人描述掏井的繁忙之景。或许，这太习以为常了，还有什么值得后人大惊小怪的呢？

清明掏井的习俗，与农耕的历史一脉相承。至少在宋代，江南还存有这一习俗。有些耐人寻味的是，与草根更为接近的僧人记得，而像苏轼这样的文士则感到陌生。

冀北，多为移民之乡，山西、山东移民充实，也将掏井习俗带到了塞外。

我故乡曾凿大小不一、深浅不一的石井，有的临近田园，年年润泽桑榆；有的接近村庄，甘甜之水慰藉了多少乡愁？

我儿时，倘若天旱或井水蒙垢，故乡人还定期掏井。碗口粗的抽水机黑管子哗哗冒水，并外不远的河滩，一如沼泽。乡村饮水的石井，水一般不过十几米深。不久，井内只余一洼水。几人系粗粗麻绳缚腰，身披帆布衫，慢慢倒挂撬轴，沿井口下入井内。趴在井口向内探望，黑影如鼠。小铁锹挖凿的沉闷声，冲破幽深的束缚，旋出井外，如风飘散。

恐惧，压抑，种种情绪盘桓心底，我想象假如我身在井底，绝不会安然自若的。井辘辘旋转，粗麻绳瞬间紧张了，蹦得紧紧的，几个人面对面攥紧辘辘的铁摇臂，沉重扭曲了声音，粗壮的胳膊青筋毕现。

一筐烂乎乎的黑泥浮出井口，这是岁月沉积的痕迹。泉水汇聚，浮浮沉沉，时光之手筛落杂质，将清纯透明甘甜农家的一日三餐，以至近在咫尺的菜园，隔着一条季节河的对岸果园。

掏井的烂泥，聚在太阳底下晒晒，没多久如结痂一样坚硬。农人择一天镐锹拍打，掺杂少许的黄麦草，并水搅拌均匀，敷在菜园石墙，插上葛针，防鸡鸭蚕食。

之后，大沿井替代了小水井，机井代替了大沿井，我再也未见有春天掏井的情景了。那担忧危险的心思，与掏井后的安稳快乐，亦如昨日晨风，只停在那口古旧废弃干涸的小水井记忆里了。

清明掏井的这习俗，真的会让人淡忘无影吗？

### 太白湖畔

## 最美的生命风景

路志清

仿佛被这暖暖的杨柳风轻轻一吹，这清明节就降临人间了。

已是清明时节，已是又一年的草长莺飞、满目苍翠时。目光里的人间，早已是一片草木发芽、百花绽放、姹紫嫣红了。眼前的春天，是一幅色彩艳丽的画卷，更是一首平仄的诗篇，每一次的目光邂逅，都能让人在心底感动。

更多的时候，这清明节是悲伤的，是家家户户祭祀祖先的日子。上坟扫墓祭奠，总是带着几分或浓或淡的忧伤，尤其是这清明时节的雨，更是浓重了这样的氛围，让人心被一次次次的感染。许许多多的人，还会沉浸其中，不能自拔。

自古至今，不知多少的文人墨客，都对这清明节有过自己的书写，也因此留下了不朽的名篇佳作，被后人代代传诵吟哦。

耳熟能详的，是唐代大诗人杜牧的那首七言绝句《清明》：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”。近乎白描的手法，却描绘了一幅最真切的清明时节的画卷。画里的行人，画里的清明雨，画里的牧童，画里的杏花村，都是那样的真实，仿佛读着这样的诗句，就会有真实的人影儿，在你的身边晃动。

只是在这样的深入浅出中，能雅俗共赏，诗人写作的功力可见一斑了。短短的四句，成为吟诵清明节的佳句，这就是文学作品的传世魅力。

除了祭祀祖先之外，这清明时节，更是一个生机勃勃、万物萌发的最好时节。

宋代诗人黄庭坚《清明》诗曰：“佳节清明桃李笑，野田荒冢只生愁。雷惊天地龙蛇蛰，雨足郊原草木柔”。这首诗就少了几分愁意与悲伤，多了几分生机与诗画的描写。黄庭坚笔下的清明节，是生机盎然的，是欣欣向荣的，是美丽成画的，更是一个适合踏青的好时节。

于是，欧阳修早已抑制不住自己的激情，就走了出去，成就了这首《踏莎行》：“南国春半踏青时，风和闻马嘶。青梅如豆柳如眉，日长蝴蝶飞”。这风和日丽，这骏马嘶鸣，这青梅，这柳树，这蝴蝶，不都是一幅画里最美的景象吗？是的，在他的笔下，清明节是美丽的，是要去踏青赏花、放松心情。

也许人生就是这样，能看见什么样的风景，和风景本身无关，却和一个人的心情有关。

是的，清明时节原本就是吹面不寒杨柳风。此时草木发芽，鲜花盛开，蜂飞蝶舞，暗香浮动。不用别的，就是简简单单的一抹绿色，也是一道醇美的风景。经历了寒冬漫长的封杀，此时任何的生命，都不值得欣赏和点赞吗？清明时节的春天，就是一幅迷人的画卷，让目光忍不住陷入，让心灵忍不住痴迷。

是的，逝者已逝，生者还要好好活着，这就是生命，所以让我们高高兴兴、快快乐乐地生活。如果先人们在天堂有灵，能看见我们生活的幸福，也会含笑而瞑目的，不是吗？

就让我们在这清明节的诗意与画境里，好好欣赏这眼前的风景，好好感受生命中的美好吧，或许只有这些，才是人生的真谛。

面对大好春光，我们不负韶华，好好活着，就是对祖先最好的慰藉了。



### 东山小鲁

## 掏井

路志清